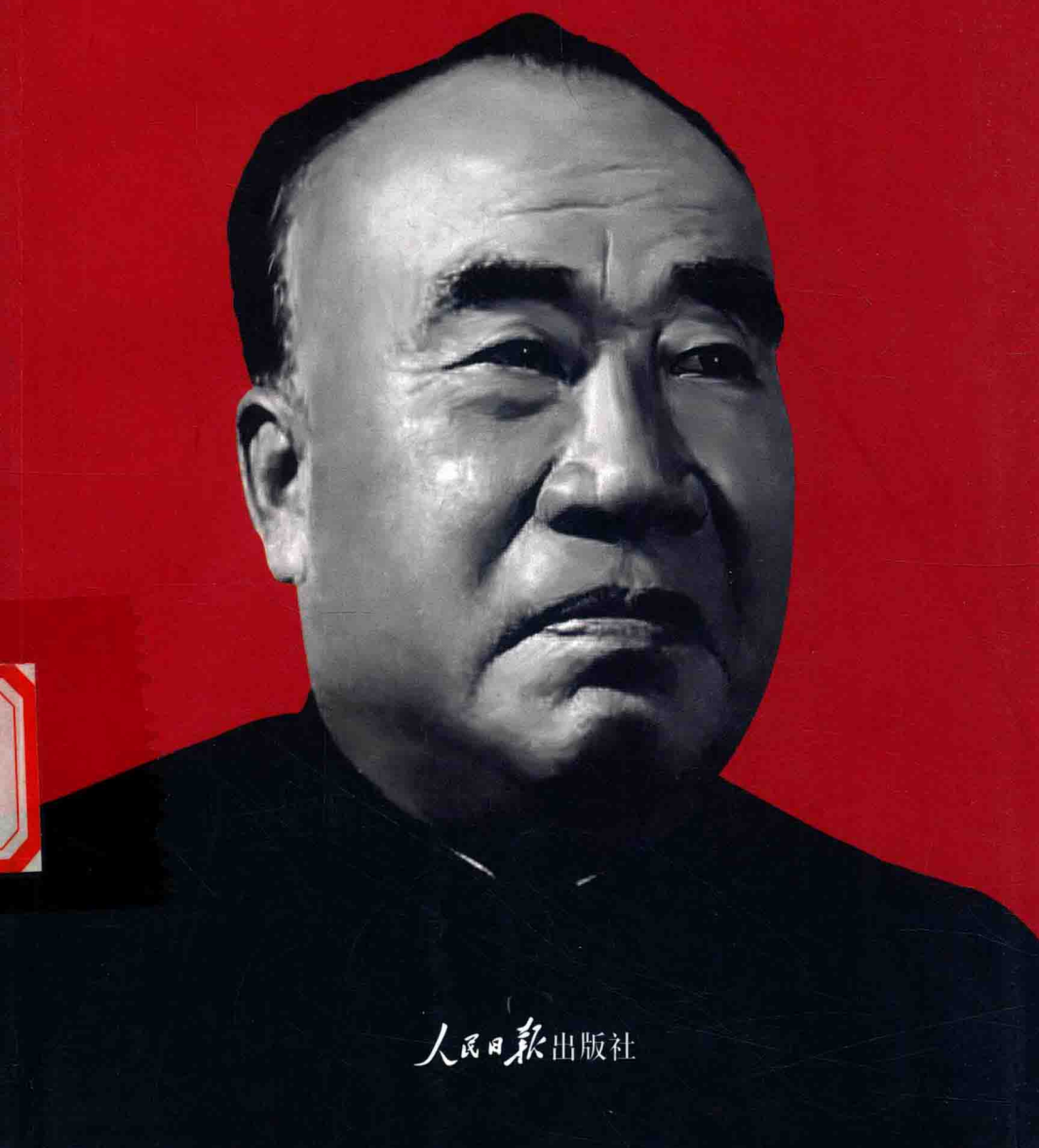


真情朱德

智勇双全、亦将亦兵
共和国人民军队缔造者与总司令

余 玮◎著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真情朱德

智勇双全、亦将亦兵
共和国人民军队缔造者与总司令

余玮◎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情朱德 / 余玮著. -- 2 版. --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6. 4

ISBN 978-7-5115-3753-9

I. ①真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朱德 (1886 ~ 1976) — 传记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71809 号

书 名: 真情朱德
作 者: 余 玮

出 版 人: 董 伟
责任编辑: 程文静
封面设计: 金 刚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邮政编码: 100733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3530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字 数: 347 千字
印 张: 21.75
印 次: 2016 年 12 月第 2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3753-9
定 价: 48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最后一个军礼和最后一次接见外宾/ 001

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，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·弗雷泽。早晨，朱德起床后，感到身体不太舒服。家人劝他立刻休息，不要再工作了。朱德听后摇了摇头：“这是党安排的工作，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不去了呢？”

第二章 女儿与爹爹的“生离”“死别”/ 012

“爹爹……爹爹……”朱德也一眼认出了女儿，他跑过来，一把将女儿抱下马车。原来朱敏还想好了几句问候爹爹的话，可是在爹爹怀里她却只顾流泪，爹爹用大手抹去她脸上的泪，可不争气的眼泪又流了出来，爹爹又抹……是啊，14岁时才与自己的爹爹初次相逢，那种欢欣与伤感交织而成的复杂情感，让少年朱敏怎能承担得起！这也是她人生中最难忘的情景。

第三章 从帅府千金的人生传奇看朱门家风/ 019

一部名为《红樱桃》的电影曾经热播。影片讲述了中国女孩楚楚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悲惨遭遇，将人们的视线带回法西斯制造的恐怖年代。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原型便是朱敏，虽然电影有许多艺术加工的地方，比如纳粹标志的文身等虚构部分，但朱敏的实际经历比起电影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部牵动观众感情的影片，让人们知道了曾经发生在朱敏身上的故事，对这位帅门之后更增添了钦佩之情。

第四章 “狗娃子”一辈子最大的遗憾/ 030

朱德的心情是悲痛的。他曾在接受意大利记者访问时动情地说，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“我没能侍奉老母，在她离开人间时，我没有端一碗水给她喝”。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，但是，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。

第五章 走出大山觅出路/ 036

一年的教习生活，使朱德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他看到封建势力是怎样顽固，看到新旧思想的交锋是怎样尖锐，同时，也增强了他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信心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“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”。在这场斗争中，他深切体会到“教书不是一条出路”，决定去探寻新的救国道路。

第六章 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/ 047

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，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着“强兵救国”论，心底里认为中国要强盛，必须从军事入手。朱德就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拥护者。春节过后，朱德迎着早春的风寒，踏上漫漫的旅途。这次千里跋涉远走云南，确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，开始了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。

第七章 在蔡锷将军麾下带兵/ 055

自从结识了蔡锷，朱德很快就被这位面颊清癯、表情冷峻、不苟言笑的青年将领所吸引。也许是出于对蔡锷那不平凡经历的兴趣，也许是出于对蔡锷那敏捷的思维和干练的能力的敬佩，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蔡锷。

第八章 于苦闷彷徨中摸索出路/ 058

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，引起了朱德的注意。他从书刊中看到那些介绍苏俄新社会制度的文章时，兴奋不已。他特别赞赏苏俄劳动法典中提到的“不劳动者不得食”的原则，认为只有在中国实行这种原则，才有可能使人民摆脱压迫和苦难。他通过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，开始朦胧地感到“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，来从头进行革命”。

第九章 加入中共一波三折/ 068

陈独秀看着朱德，又一次沉默起来。一边是朱德的热情双眸，激情陈述，一边是陈独秀眼神黯淡，不置可否。陈独秀没有对朱德的入党要求明确表态，既不说同意吸收朱德加入中共，也不说反对朱德加入中共，朱德看看陈独秀脸色不太对劲，心中顿时感觉有点发凉，有点手足无措。

第十章 马列故里潜心求索/ 078

初到德国，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，既不能直接同德国人会话，又无法阅读德文书籍，而在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。因此，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。这对已经36岁的他说来，是需要有很不寻常的决心和毅力的。

第十一章 南昌起义中“调虎离山”/ 084

前敌委员会再次召集会议，又辩论了几个小时。最后，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。于是，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暴动。经过反复研究，前敌委员会决定分配给朱德一项重大的任务，要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威望，在起义开始时想办法牵制住敌人的指挥官，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。

敌团长卢泽明和萧曰文等几人接到请柬，一看是朱德将军的邀请，有点受宠若惊。萧曰文当时抓起电话与朱德通话：“旅座，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？这次该由小弟做东宴请。”朱德笑了笑：“这次小聚就我自己做东吧，要不你下次？”

“饭后，我们摆摆‘长城’？”萧曰文在电话中提议。朱德抢过话头，一语双关地说：“搓麻将？这我早有安排，哈哈，你就准备把家底儿全输光吧！”

第十二章 精心导演“瓮中捉鳖”/ 096

说到这里，朱德便站起来，一边踱步，一边思索，突然，他转过身来面向大家，说：“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胡少海吗？他出身豪门，参加革命后没有公开地参加过本土本土的阶级斗争，身份尚未暴露。我看有一着棋可由这位宜章有名的‘五少爷’来走。”朱德说，“起义的时机虽然成熟了，但是，由于宜章城易守难攻，起义行动决不能强攻，只能智取。”

第十三章 同伍若兰的传奇姻缘/ 108

看伍若兰平时泼泼辣辣，风风火火，这时候面对朱德却腼腼腆腆、温温柔柔，完全是一个羞于见人的少女。她觉得自己被一种突然降临的、神秘的幸福笼罩着。是的，她感到幸福和激动，因为是他带领工农革命军解放了耒阳，是他同她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……

第十四章 朱毛会师井冈山/ 115

毛泽东远远地打量着朱德，只见他肤色黧黑，饱经风霜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。朱德注视着毛泽东，只见他长发后梳，面庞清秀，身材高大，穿着军服，却不戴军帽，也没有扎皮带佩手枪。毛泽东一行快走近书院时，朱德抢先几步迎上去，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，早早把手伸出来。不一会儿，他们的两双有力的大手、两双扭转乾坤的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，

第十五章 与康克清结为伉俪/ 126

刚刚开完会的朱德听说新娘到了，赶忙三步并做两步地走了进来；跟着，毛泽东、陈毅、谭震林和其他几位亲密战友拥进新房祝贺。毛泽东一进门，就风趣地说：“打了胜仗又结婚，你们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哪！”陈毅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和浓重的四川口音大声说：“朱军长今天容光焕发，我陈毅当然要借光呷酒喽。新娘子，你说要得要不得？你要晓得，是我把你带进红军队伍里来的，你同朱军长结婚，我陈毅是第一大功臣哟！”

第十六章 与毛泽东的意见分歧/ 135

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。朱德表示赞同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，有利于工作的开展；毛泽东坚决反对，他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分权问题，而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、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。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，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。

第十七章 博古与李德控制红军指挥权前后/ 151

博古、李德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后，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时，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，对四面包围的敌人处处设防，节节抵御，“以堡垒对堡垒”，进行“短促突击”，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。到了8月，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，东线被打开，西线和南线也愈加艰难。在四面告急的局面下，李德无计可施，抱病躲避，朱德毅然担负起支撑整个战局的责任。

第十八章 遵义会上怒斥李德/ 160

听着听着，一向慈祥谦和的朱德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大拳砸在桌子上，猛地站起来，目光冷烈如电：“我说几句。是，我们大多数将领没有喝过洋墨水，但是，事实胜于雄辩。谁对谁错，历史是最终的证人！李德同志总揽战局以来，红军节节失利，全局溃败。湘江一战，数万战友血染江涛！”朱德失声流泪，会场一片沉静。

第十九章 敦促张国焘北上临大节而不辱 / 171

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。两大主力会合时大家多么高兴啊，可是会合仅仅3个月后，就这样分离了。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、分裂红军的罪恶。可是，这里还有由8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，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、九军团和其他同志，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。这样，只剩下一个选择：留下来，跟着这支队伍，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，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。

第二十章 粉碎“皇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/ 188

日军板垣师团（第五师团）第二十一旅团后续部队全部进入设伏地域，八路军预伏部队居高临下，迅速向敌发起猛烈攻击，顿时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，日军的车辆自相碰撞，人仰马翻，乱成一团。这时，我军战士勇猛地冲向公路，对敌实行分割围歼，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。

第二十一章 转战中家书抵万金/ 200

娘子关失守后，忻口守军退至太原一带。山西战场南移，朱德留下聂荣臻率3000人在五台山坚持敌后游击战，他亲率八部军总部离开五台山区，越过正太路南移，并指挥八路军主力在阻击、袭扰日军的同时，实施从五台山区向晋东南和吕梁山区的战略转移。

第二十二章 “遇难噩耗”让人揪心/ 207

转眼之间，一个好端端的和平村镇变成了一片焦土，成百上千的无辜百姓惨遭狂轰滥炸。故县在流血，故县在流泪，故县变成了一片火海。鬼子的空军为了报功领赏，谎报战绩说：“目标已全部消灭，再未见一个八路！”于是，他们迫不及待地占领区的报纸上刊登了耸人听闻的消息：日本皇军摧毁八路军总部，朱德在空袭中丧生。

第二十三章 设“棋局”让日寇损兵折/ 215

深入武乡县的日军苦米地旅团的第一一七联队，进犯榆社中了“空城计”后，忍饥挨饿地撤回武乡。在进犯武乡之前，他们就沿途遭到八路军的袭扰，兵力受损，这次更为沮丧。日军没有找到八路军的踪迹，精力、体力却受到很大的消耗，士兵们也怨声连连，军心不稳。听罢报告，朱德乐呵呵地对对弈老者说：“这盘棋到此为止，我该收盘了！”

第二十四章 与卫立煌携手抗战/ 221

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处境非常困难。他是蒋介石的部下，又是朱德的挚友。当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同八路军打起来以后，他非常焦急和为难。他致电朱德，希望适可而止，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。朱德立即命令反击部队适可而止，停止追击，故意让开一条路，放走被包围的朱怀冰、鹿钟麟等，以便于同国民党方面谈判，保持统一战线，共同抗日。

第二十五章 “烂泥湾”变成了“米粮川”/ 227

南泥湾，究竟是块“香饽饽”，还是烫手的“山芋”？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心里没底，但他深信“人定胜天”的道理。1941年3月，三五九旅遵照毛主席“一把镢头一支枪，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”的指示，在王震的指挥下，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，开始了“背枪上战场，荷锄到田庄”的垦荒屯田。

第二十六章 力主毛泽东赴重庆谈判/ 237

“人家点名要你主席去。”周恩来说完，毛泽东接过电报说：“委员长下了请帖，这是将我毛泽东的军，看我敢不敢赴他的鸿门宴哟！在座诸公，如何是好？”于是一阵沉默，大家深思着……

朱德说：“我同意主席去！”一时间，大家把目光全投向朱德。朱德说：“你们看我什么？我又不能代主席去见老蒋。不过，在主席去的同时，我们则要准备打、大打！”满座骇然。

第二十七章 攻克石家庄/ 250

野战军司令部召开旅以上干部会，宣布攻打石家庄的命令和部署，朱德到会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。他以严肃的神色凝视着大家，语气很重地说：“今天到会的都是旅以上干部，你们如何学会攻坚战术，对这次作战将起重要作用。要把石家庄当作一所难得的学校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。”

第二十八章 协助毛泽东决胜千里/ 259

中共中央五大书记齐聚西柏坡，都居住在几个相邻的小院里。于是，毛泽东提议，中共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办公。为了便于指挥，军委作战室就设在书记处成员的居住区。这样，这里成了中共进一步解放全国、建立新政权的指挥中枢。全国战场的指挥者们的生活、工作就在方圆几百米的天地里，难怪敌人曾错把这里当成一个团的指挥所。然而，就是在这个世界最小的司令部里，导演了规模最宏大的战略决战。

第二十九章 从西柏坡到北平/ 268

要动身进京的所有的事情，都安排得妥妥帖帖，只等一声“出发”的号令了。周恩来这位总指挥，办事非常细致，最后他还亲自进行了一番检查，感到无一疏漏时，才返回来，又走进毛泽东的住处。正好刘少奇、朱德和任弼时都在这里。本没有什么大事再研究，战争的和进京的大事都已研究好，并安排得“滴水不漏”，5位书记在离开西柏坡之前，只不过是最后一次碰面，说了些明天路上的事。

第三十章 开国大典检阅陆海军部队 / 274

朱德健步回到天安门城楼，发布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》。他那洪亮的声音在整个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着：“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、工作员，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，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，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，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，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。”

第三十一章 对“小家务”从不费心 / 282

朱德常常借用旧时把积累家当叫做搞“家务”的说法，他把搞生产、搞基本建设笼统地叫建设“家务”。在延安时，他强调要搞好“革命家务”；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强调要建设好“社会主义家务”。他像一个家长要惨淡经营家务一样，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大“家务”处处操心。

第三十二章 庐山会议由畅言到缄口 / 290

朱德的发言，语调平和但观点鲜明，意见尖锐，很有分量。当时，农村公共食堂被奉为“共产主义因素”，“共产主义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是桥梁”。办公共食堂，实行“吃饭不要钱”，被说成是群众创造的“新事物”，神圣不可侵犯，批评它、否定它无异于捅马蜂窝。朱德不避讳这种重大的敏感问题，敢于提出“‘共产’搞早了一点”，“吃饭不要钱，那一套行不通”，“食堂即使全部垮掉，也不一定是坏事”，

第三十三章 “故乡”情与山水缘 / 304

朱德特地来到宁冈，来到他和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部队会师并成立红四军的地方。会师时的木板桥，宽阔的会师广场，目睹30多年前的旧物、故地，朱德百感交集……

第三十四章 蒙冤受屈的艰难岁月 / 316

谢富治站起来，指着朱德的鼻子，说：“朱德从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，就反对毛主席！在三河坝，他当着全体红军战士的面，公开叫喊：‘要革命的，跟我走——！’他从来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一条心！陈毅那时候就是他的参谋长！他们俩反对毛主席，反了40多年！”

第三十五章 毛泽东：“没有朱，哪有毛” / 327

在座的所有人一下子把目光都集中到毛泽东和朱德两人的身上。毛泽东习惯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，若有所思地划着火柴点燃吸了一口，吐出一缕缕青烟，环顾四周，继续对朱德说：“过去国民党要‘杀朱拔毛’。现在，有人说你是黑司令，我不高兴。我说是红司令、红司令。”他重复着。看着朱德慈祥的面容，又说：“没有朱，哪有毛，‘朱毛’，‘朱毛’，朱在先嘛。如果司令都黑了，我这个当政委的还红得了吗？”

第一章 最后一个军礼和最后一次接见外宾

1975年1月13日至17日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。朱德主持了开幕式。周恩来带着重病在会上作了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，重申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。作报告的时候，周恩来的身体十分虚弱，但是他坚持站着做完了报告。

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，中间相隔10年，又重新提出“实现四个现代化”的宏伟目标，并决定以周恩来、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，使经受了多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磨难的人民心中又燃起新的希望。

朱德在这次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。这时，他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了。他在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：“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，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，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《宪法》规定的职权，责任重大，任务很艰巨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，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。”为了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，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，朱德多次提笔写下了“革命到底”的条幅以明志。

朱德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作用的不断显现，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同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，频繁的外交往来，使朱德的工作更加繁忙了。周恩来是在发现癌症两年后的1974年6月才住院的。四届人大后不久，周恩来病情加重。朱德知道这时自己要多承担些工作，来减轻这位老战友的重负。朱德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，频繁地会见外国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、议会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，在有限的一年半时间

内，他单单出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就达到40多次。

1975年7月11日，朱德正准备到北戴河去休养，身体稍稍恢复的周恩来边在病房内作“八段锦”运动，边让卫士高振普打电话：请朱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。

前几天，朱德曾经想去看总理，因为总理当时的身体不太好，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，就没有请他去。当时，朱德也不想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。得知朱德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，周恩来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，于是热情地向朱德发出了邀请。

下午5时50分，朱德走进总理的会客厅时，看见周恩来已经换下了病号服，远远地迎了过来。朱德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你好吗？”周恩来回答说：“还好，咱们坐下来谈吧。”

朱德的动作有些迟缓，当卫士走过来扶他坐到沙发上时，周恩来关切地问：“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？”朱德说：“这个可以。”

这天，朱德同周恩来交谈了20多分钟。周恩来知道患有糖尿病的朱德有按时吃饭的习惯，为了不耽误朱德吃饭，6时15分，两位老人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。警卫员搀扶朱德上车后，周恩来一直目送汽车远去。

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。1922年，朱德在德国由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50多年来，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无数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。朱德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次竟是他同总理之间的最后相见。

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，毛泽东的病情也在加重。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，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，对工业、农业、科技、国防、教育、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。在短短9个月里，形势有了明显好转，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。对邓小平取得的成就，朱德十分欣慰，他称赞道：“在毛主席的领导下，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，很好。”

然而，邓小平雷厉风行进行的整顿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“四人帮”的阻挠和破坏。后来，所谓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运动兴起，全国再度陷入混乱。

1976年1月8日9时许，周恩来所在病房外的电铃忽然响了。这不是平常的电铃，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。不好！大家快步跑向病房，几乎同时

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：心跳70几次。一直是100多次，忽然下降到70多次，陈在嘉大夫急得说不出话来。周恩来的心跳在继续下跌，60次、50次、30次……

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，采用了所有措施，呼唤、人工呼吸……都不起作用。陈在嘉哭了，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，方圻大夫替她守着。荧光屏上，时而显示一次心跳，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，只见一条直线。总理，人民的好总理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，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，离去了。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了跳动。

这天上午，政治局又在举行“帮助”邓小平会议。与会者有的神情严肃，正襟危坐；有的仰身而靠，闭目养神；有的品茶吸烟，悠然自得。张春桥在发言，有条不紊地：“……这几天我又反复学习了主席近一时期的重要讲话，倍感亲切，很受启发。我认为主席的讲话主要有3个内容：一是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；二是关于教育和科技革命；三是关于对当前运动的意见。而这3条都是针对小平同志的错误所言的，既有特殊性，又有普遍性。为了挽救更多的犯错误的同志，也为了使广大干部从中吸取教训，引以为戒，我建议将主席的这些谈话整理成文件，适当的时候向全党印发，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。”

江青晃了晃拳头，高声接过头话：“主席的这些话，不亚于1966年《我的一张大字报》，这一炮打得好！”

姚文元慢声细语地补充：“我有个想法，是不是把小平同志的检查附在文件后面？小平同志对主席的批评、对自己的错误，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？是不是对全党要有一个交代？请大家考虑。”

邓小平阴沉着脸，粗声硬气地说：“你们讲的，我都拥护。如果主席同意，我的检查也当然可以印发全党。”

陈锡联和善地笑笑，婉言道：“主席的谈话精神可以向全党传达，至于小平同志的检查先不要急于印发。主席的有些批评是针对一种倾向，不是指的具体某个人、某件事，这样做容易造成混乱。……”

双方交锋正酣，汪东兴推门进来，神色木然地站在一旁。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诧异地望着他：“东兴同志，有事吗？”

汪东兴两眼缓缓地扫视着众人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周恩来同志于今天上午

9时57分逝世了。”

古老的大殿内一阵沉默。

邓小平[霍]地站起身，就要朝外走。张春桥冷冷地说：“洪文同志，还没散会吧？”王洪文一时茫然不知所措：“哦，总理逝世，大家说怎么办？”

走到门口的邓小平猛然转身，冷硬的语气中带着一股慑人的威严：“一、立即向主席报告，组成治丧委员会；二、以中央名义发讣告，通知各驻外使馆降半旗；三、命令海边防部队，进入一级战备。”这时，叶剑英起身道：“我去通知作战部。”

上午10时，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，听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。昨晚他几乎彻夜未眠。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，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。

屋里沉寂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毛泽东只点点头，一言未发。对于他来说，周恩来逝世，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。几年来，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，他预感到不妙。

过了良久，毛泽东目光呆滞地仰视着天花板，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：“走了，他也走了。”说罢，不禁潸然泪下，唏嘘不已。

当时，朱德的身体也不好，才出院不久。组织上怕朱德悲伤过度，没有立即告诉他有关总理病逝的消息。

当天下午，朱德还接见外宾，接受比利时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舒马克递交国书。回来后，康克清想让他对总理逝世有个思想准备，便慢慢地对他说：

“总理病情最近又有恶化。”朱德听了后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不会吧，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，怎么会这么快就恶化了呢？”

“反正情况不是很好。”康克清低声说。朱德还没有听懂康克清的意思，想不到总理已经走了，他认为：“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，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！”

可是，他的心情十分沉重，他在想：总理的病恶化到了什么程度，难道就治不好了吗？

到了晚上8点，收音机里播出周恩来逝世的讣告，朱德惊呆了。尽管他已经知道周恩来病情恶化了，但他还是无法接受总理逝世的事实。听着收音机里

不断传出的哀乐，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，他才肯定这一切是真的了。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，滴落在衣襟上，他坐在沙发上，沉默了很久……

工作人员告诉朱德，总理临终遗言是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。这时，朱德说：“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，后来进步了，死后火化，这是一次革命。总理为党、为国家、为人民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流泪，还问：“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？”大家说：“知道一点，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。”

“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！”说着，朱德就开始讲周恩来革命的一生。当时，家人怕他过分伤心，身体受不了，没有让他说很多，但他不时自言自语：“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？”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。

1月11日上午，北京医院，太平间大厅。哀乐低回，哭声起伏。周恩来神态安详地仰卧在一张白布平台上，直挺的躯体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，四周摆着一簇簇洁白的马蹄莲，两名手持钢枪的战士肃立左右。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，朱德、王洪文、叶剑英、邓小平、张春桥、江青、陈锡联、姚文元……每个人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，鞠躬诀别，随后绕灵床半周，从侧门退出去。

年迈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灵床前，老泪横流，低声呼唤：“恩来！恩来！”他鞠躬罢，又挺直身躯，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，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，然后才被人搀扶着蹒跚离去。

佩戴着黑纱的邓小平随着低沉的哀乐慢慢走进大厅。他眼中没有泪水，神情显得凝重而平静。他走到灵床前，默默地望着闭目而卧的周恩来，久久不肯离去。陪同的秘书小声提醒：“首长，走吧，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向总理告别。”

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边，是党、政、军机关和北京市的各界代表，黑压压的人群排成长蛇队，在狭窄的太平间过道内缓缓地移动着。

政治局委员们被让进一侧的休息室。江青一进门就倒靠在沙发上，捶着大腿呻吟：“哎哟！我的两条腿都站肿了！”叶剑英走到她面前，语气严厉地责问：“江青同志，刚才向总理告别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摘帽子？”

江青脖子一扬，嘻嘻笑道：“我感冒了，正发高烧，不能受凉呀！”老态龙钟的朱德用力敲打着手杖，愤愤地说：“感冒了就不要来嘛，你这个样子，让群众看见很不好。”

江青骄横地翻翻眼皮：“这有什么不好？难道总理去世了，把我也要折磨死！”坐在一旁的张春桥也不满地摇摇头，扭脸对姚文元果断地说：“朱老总说得很对，文元同志，你马上通知电视台，今天晚上播发消息时要把江青同志的镜头剪掉。”

姚文元胆怯地望望江青，见她没反对，便点头答应了一声。

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，朱德一路上都在掉泪，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。回来后，他一句话不说，茶饭不思。

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，秘书见朱德悲痛过度，连续几天彻夜不眠，身体特别虚弱，怕他撑不住，就征求他的意见：“去不去参加？”他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，马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。

可是，就在要上车出发的时候，朱德却两腿软得厉害，怎么也站不起来了。这使他非常不安，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：“唉，去不成了！这怎么对得起恩来？”

猛然，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连忙吩咐说：“快把电视机打开！就是坐在家里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。”

电视机打开了，朱德怀着对老战友的哀思，随着低回的哀乐，眼含泪花，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……

周恩来的逝世，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。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满的花圈、挽联、悼词……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悲痛与怀念，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情。这年清明节前后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、反对“四人帮”的强大抗议运动。

当时，外面谣言四起，传说纷纭。广播里说“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、黑后台”，朱德对此不屑一顾，他轻声地问康克清：“你知道小平同志住在哪里吗？”康克清摇摇头，朱德说：“现在，他连自由都没有，他出得来吗？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，碰到鬼了！”

朱德有一次同江西省常委刘俊秀谈话，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，愤慨

地说：“别听他们‘革命’口号喊得比谁都响，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，破坏生产。不讲劳动，不搞生产，能行吗？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，没有粮食，让他们去喝西北风！”

一年前，朱德每天都要在万寿路的大院里转上3大圈，吃完早饭围着院子转一大圈，吃完中饭转一大圈，吃完晚饭再转一大圈，然后才休息。除了这种散步活动，他几十年来自己“发明”的那套健身操也天天做，几乎风雨无阻。可是到了1976年后，这健身操渐渐却做不了，散步也渐渐由3大圈变成了3小圈，后来又变成了一小圈，直到最后除了那做操的口哨之外，其他的一切都大大地简化了。

天安门事件后，“四人帮”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，使国家局势变得很复杂，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。朱德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他不顾身体虚弱，带病坚持工作，每天早起晚睡，自己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。康克清多次劝他注意身体，但他每次都说：“毛主席身体不好，恩来也不在了，现在，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局面。”

1976年的分分秒秒，对于朱德都是那么宝贵。他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不听劝告地拼命地工作。从2月到7月初去世，5个月中，他会见外宾18次，找人谈话3次，其中一次还是亲自去中央党校看望老教授成仿吾。

5月18日，成仿吾将新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送给朱德提意见，朱德19日收到这本非常熟悉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，20日就把大字逐字逐句认真地看了一遍，小字由秘书念着听。然后，他提出要去党校看成仿吾。身边工作人员劝阻：“您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，还是把成仿吾接来谈谈吧！”朱德不同意：“为什么要让人家来看我呢？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，还是我去看他吧！”

5月21日早晨，成仿吾接到朱德秘书的电话，说是朱委员长要来看他。成仿吾推辞说不行，应该他去看望委员长。但朱德坚持要去。这样，90岁高龄的朱德专程来到中央党校成仿吾的宿舍。

朱德鼓励成仿吾：“这个新译本很好，没有倒装句，好懂。这对学习普及马克思主义很重要。这个工作很有意义。”朱德还详细了解了成仿吾的工作情况。当成仿吾问到朱德的健康情况时，他回答：“中央对我照顾得好。消化情况不坏。”

临别，朱德嘱咐成仿吾：“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，要保重身体。我们队伍中老同志不多了。”成仿吾陪着朱德坐车绕着校园看了一下，便握手告别。成仿吾没有想到仅一个多月后，朱德就与世长辞了。

6月21日上午，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，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·弗雷泽。早晨，朱德起床后，感到身体不太舒服。家人劝他立刻休息，不要再工作了。朱德听后摇了摇头：“这是党安排的工作，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不去了呢？”

吃了药，他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。踏进大会堂，来到预定的会见地点——迎宾厅时，却没有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。原来，马尔科姆·弗雷泽总理的时间推迟了，而竟然没有事先告知委员长。

正是盛夏季节，北京城里骄阳似火，燥热得炙人。由于不知马尔科姆·弗雷泽何时来到，朱德只好在人民大会堂里一间放有冷气的房间里静静地等候。

不知不觉，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。迎宾厅的气氛变了。马尔科姆·弗雷泽总理的车队缓缓驶进大会堂……

回到家中，朱德便感到身体不舒服，有些咳嗽，伴有低烧。经医生诊断，是患了感冒。到了25日晚上，又出现了腹泻，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治疗。朱德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，坚持说：“不要紧，等明天我会见了外宾，再去住院也不晚。”因为身体不适，他没有再接见外宾，外事部门对会见上有关安排作了调整。

26日，朱德因病情加重，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。

这时，秘书尹庆民与朱家商量，想利用朱德住院这个机会把他的浴室给改造一下。原来，新六所的卧室没有卫生间，进进出出很不方便，中办知道后，便曾想把这里改造一下，可是朱德说什么也不同意：“我们一进城，盖了些高大的楼房，但现在好多老百姓都还没有房子住，人口发展比房子发展快得多。像我这样的干部，你们不能光说照顾我年岁大了不方便，还要看到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。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就不错了，我们国家还很穷，为我，就不要花过多的钱了！”

中办管理局副局长李维信见朱德不同意，就反复解释说只做一次正常的维修，不是改造，如果不及时维修，将来坏了，损失可就大了。